No. 3

漫畫半月刊

SKETCH

NEW YEAR'S SPECIAL ISSUE

新年特大號

中國的更生

（為爭取民族生存而抗戰，為保障世界和平而奮鬥。）

張鴻飛作

THE REVIVAL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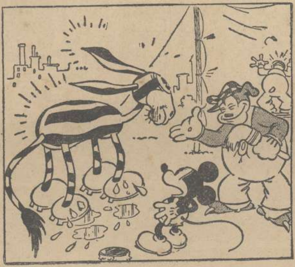
TO RESISTANCE WAR FOR THE OBTAINING OF THE NANION'S EXISTANCE AND TO STRUGGLE FOR THE SAFEGUARD OF THE UNIVERSAL PEACE.

上海圖書館藏

國泰公司出版部發行漫畫叢書第一種

米老鼠大鬧馬戲班

是華納狄司耐神筆的紗繪
是米老鼠混身解數的演出



優待本刊讀者附郵一角六分即寄一冊

內容豐富　印刷精美

一九三九年滑稽漫畫總匯

畫面共二百幅　幅幅緊張刺激

書厚五十餘頁　頁頁突梯滑稽

現已出版　實售二角

國泰公司出版部

上海溫州路八號

電話九三六七一

序幕

——笑料大合奏——

大馬路的大

甲：大馬路大在那裏？

乙：大賤價，大拍賣，大犧牲，大贈品，大放盤，……這不都是大嗎？

× × × ×

來遲了十年

——咖啡館招收女職員。——

年約三十餘歲的婦女：貴店在招女職員嗎？我是來報名的。

店主：是的，可是來遲了。

婦女：額滿了嗎？

店主：不，來遲了十年了。

× × × ×

佳了

先生：「佳就是好。」

學生：「好就是佳。」

先生：「你的作文怎麽還不交卷？」

學生：「還沒有作佳哩。」

× × × ×

笑不出

茅盾被他的夫人逼得沒法，才一同到一個照相館去拍夫婦合影，攝影師對好了鏡頭之後向茅盾說道：「先生，你的臉上定要露出一點笑容來才好。」

茅盾看了看他的夫人說道：「請你暫時走開兩分鐘，好不好。」

男女

賈寶玉說：「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所以有些男人歡喜括地皮。女人大多楊花水性，不知是否根本於此麼？

× × × ×

平等待遇

女：「這一只哈巴狗我眞歡喜。」

男「：那末你愛我不？」

女：「當然我愛你是同這只哈巴狗同樣地平等待遇。」

× × × ×

等死

主人：「廚裏的燒鴨，須小心看守，尙有一瓶，內是毒藥，係吾託人買來另有用處，千萬不可吃，吃了一定身死。」

僕人：「唯唯應諾。」

（主人去後，僕卽搬出燒鴨美酒，一個人大嚼狂飲，吃得個不亦樂乎，一些也不賸。）

（主人回來了）。

主人：「爲什麼酒氣薰薰睡在地上？鴨子怎不見了？」

僕人大哭：「主人走後，僕遵命在家小心看守，不料忽來野貓一只，將燒鴨啣去，小人見闖了大禍，不願再活，想起主人臨行的時候，說瓶內毒藥可以致命，因此小人將一瓶毒藥吃完，此刻正頭昏腦漲，不死不活，躺在這裏等死啊！」

× × × ×

古物與利息

古董家：「古物展的古物，眞値錢」。

錢莊老闆：「最貴的値多少？」

古董家：「最貴的[illegible]普通的還怕不是十萬念萬」

錢莊老闆：「請問那普通的有多少年代？」

古董家：「是二三千年前的了。」

錢莊老闆：「請問當時的代價如何」？

古董家：「當時也不過像現在的幾塊錢而已，貴在年代久遠」。

錢莊老闆：「値什麼？敝莊長年七厘計算，二三千年後，利息怕不十萬，念萬！」

× × × ×

性命交關

有人問某博士曰：「性交兩字作何解？」

博士道：「卽性命交關之謂也」。

× × × ×

窮開心

甲：你這屋子再好沒有了，是你自己的呢，還是租住的？

乙：租是租的，但是也像我自己的一樣。

甲：爲什麼？

乙：因爲我已六七個月沒付租金了。

封面畫意代發刊詞

張鴻飛作

058876

大學教授懺悔錄

程肇民

十年前我初次入學校當教授的時候，我用熱烈的心情去教書。我覺得多麼榮幸啊，整個早上和學生們討論書籍，作家，和作家們的思想。我用六個星期去講文學研究者的嗜好；我對我自己心愛的東西很熱烈地討論着，從未懷疑我的學生沒有同樣的感覺。

半學期考試到了。在那些考卷中，答案的牛頭不對馬嘴，暫且不必說；文法和拚音的錯誤，是隨處皆是的。問題中有一條是：「請將你所知的，關係歷史，文學和傳記上的重要日期寫下。」四十個學生只有一個知道十三個重要日期！有一個男生只知道兩個：「一八一二年內戰；一八六六年革命戰爭」。這便是我們國內馳名大學第二年級生所寫的！關於平日的知識的缺乏並不使我灰心；但這些是證明一種多麼愚昧無智的背景啊！真的，我覺得使這些思想幼稚的學生去讀米爾頓，是絕對沒有用處的。

第二天我在課堂中說，他們的試卷錯誤極多，沒有思想，知識混雜。我說，「此後你們每星期給我寫一篇論文，關於文學上某一個作家的生平和作品，隨便你們喜歡用什麼參考書都可以」。說後便下課。學生便圍上我的桌子來。他們什麼事也不知道；有一個男生問我到那兒去找參考書，我曉得要他成立自己的見解，把見解用文字表現出來，是再痛苦沒有的事。「怎樣可以使我記憶些東西？」他問道，「或者請你指定一些書給我看吧。」無論甚麼問題，甚麼東西，他都不肯用腦經去想，我覺得這種態度是很普通的。

當我讀第一篇論文時，只有堅強的意志力才使我不致發狂，我曾經讀過的哥利力治（Co eridge 的"Kub a Khan"；有一篇論文裏竟鄭重地說他是"Cube the Can"。我曾提及約翰戴那（John Taylor)並不是一個真正詩人，只有一個劣等詩人"Poetaster"而已。一個年青的女士在論文中說「他只是一個郵務局長"Postmaster"」。有兩篇論文是論詩人希力Robert Herrick 的說他生於一五九三年倒沒有錯；又說他生於伊利沙伯皇后，詹士王，和查理士王的時代；接着又詳細討論到希力是生於今世，其小說是關係近代的美國生活的。當我向那個學生指出這個矛盾的地方時，其中一個對我說：「你知道我討論他時我自己一點也莫明其妙呢。」

我的學生不單缺乏知識，並且差不多不知怎樣去求學問，對學問的事情也毫不注意。有些坦然承認他們對詩歌，數學，化學及其他科目都不感興味。他們之所以進大學，是因爲他們的朋友在那裏，也因爲這是時髦的玩意兒。

在我發還論文那天早上，我全神貫注地用非常誠懇的態度勸他們讀些書，我求每一個學生建立一個精神的城堡，用學文去修飾牠；在裏面他有時可以避開擾擾的世界去休息。我說得極其坦白，說完的時候，微微發抖。於是一個學生舉手問道：「大考時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些話全部記住？」

當我嚴格地待學生的時候，那些馬虎的學生便胡鬧了。他們提出種種的藉口，我置之不理。他們用出欺騙的手段，我拆穿他們的騙局。不久，校中就有許多人說我太凶，說我給分數太嚴，甚至對於那些告假去比賽足球的男生，和爲婦女協會告假的女生，也不多給些分數。第一學期告終的時候，班中四十個學生有十二個轉往別位教授的班裏去了。學年告終時，在我下學年所教的科目中註冊的學生只有十八人。

第二學年開始了。我和學生們討論詩歌。我說加士（Edgar Guest)的詩沒有甚麼吸引力；海亞滑打("Hiawatha")和小藍孩("Little Blue Boy")也不是我所愛好的詩。一個男子舉問道：「美國有沒有詩歌是你喜歡的？」這句諷刺的話傳遍全校。學生的家長聽見這種話便疑心我不是美國人，又說我麻木不仁，毫無理性。

我這樣硬幹了三年。學校當局有時暗示我說：「做教授的頂好不要受學生批評。」後來教務主任請我去談話。他說：「家長們都來向我說抱怨的話了。他們說你使他們的孩子工作太勞苦。就拿湯教來說吧；他是個有爲的孩子。你對他不能稍爲溫柔些嗎？愛護他一些吧」。

愛護那懶惰的呆子嗎！那傢伙日前告訴我說：「我想濟慈是一個好詩人吧，雖然我沒有讀過他什麼作品呢。」我對教務主任說，我不是聰明的乳媼，我即使對城

無題

中的富家子弟也是不通融的。「你應該努力適應你的環境。」主任冷冷的說。

第二天下午我離開學校的時候，一個老教授和我一道走。他說：「我聽見你和教務主任講的話，我以為你錯了。我已經教了二十年的書，以為對教書的工作不要太認眞。我們對一般學生是無能為力的。假如那些遊手好閒的學生常常不及格，美國便沒有一間大學可以開得成功，我們要付家裏的賬單，不能不拿薪水啊。」

他望着我笑，說：「對這不要太憂慮一個大學教授，是比別人更需要幽默感的。」

但我對這卻說不出來；我們於是沉默地走了一會，最後他說：「當我和你一樣年紀時，我的感想和行為完全跟你一樣。我對那些遊手好閒的學生不加寬恕；我給牛數的學生不及格的分數。學校當局暗中警告我；但我仍堅持着我的標準。於是我有一天我接到一封通知信，說下學期不用我了。」老教授很快地望我一眼，說：「且為智者進一言」。

我答道：「我知道。在大學裏，我得適應環境，否則便得滾蛋。我喜歡教書，我對許多學生是很關懷的」。

普通大學教授的教書政策大都是依環境慢慢地造成的，在不知不覺之中給學生的怨言，家長的控告，和學校當局巧妙的壓迫所制服。但我的經驗就有些不同了！我因為堅持我的主張，便感到煩惱；後來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同事對我說的關係幽默感的話，我便改變我原來的主張了。當我讀勃勒克(Wm. Blake)溫柔的催眠曲給像湯敦那般荒謬的學生聽的，那種幽默的情景使我心裏大笑不已。大學教授的功能不過是做教育保姆吧了。

一天晚上，我和華克夫婦及其女孩佩蒂一道吃飯。佩蒂是我的學生，成績每每不能及格。她頗為聰明，可是我總不能引起她對書本或讀書的興趣。

吃飯時華克太太和我討論雨天的氣候，我們希望天氣放晴。華克先生預測着商業的情形。他開頭講他怎樣着手做生意，但太太阻止他說：「喂，爹爹不要再講那套舊話了」。她接着說卡德太太做給蘇姍登台用的新衣服的樣式。吃完飯後華克先生開着無綫電機，傾聽滑稽家的打渾。華克太太告訴我說，這是他每晚的習慣。我在這時候，打量房中的陳設，書架上堆着一套套的書，在架頂那幾套是假的。牆上掛滿着鑲金架的油畫。華克太太一邊作活計，一邊微笑地聽着滑稽戲。華克先生搖着腿表示他的快樂。佩蒂抽着香煙呆望着地板。

我突然恍然大悟了。佩蒂所讀的中學和大學都沒有使我可以歸告的地方，她自己也沒有可以使人責難的地方。她在這當種家庭的長出來，他怎能喜歡沙士比亞和貝多芬呢？

在美國有許多男女學生是從文化水準很高的家庭來的，可是不幸他們在美國學校中給平庸的大衆同化了。而我們做教授的又不能使那些從假書畫和慣聽某種無綫電節目的家庭出來的男女成為學者。教授們只能用美國家庭送來的材料製造東西來。

過了一年，我便改變政策，結果除兩個學生外，全班的學生都及格了；我取消每星期的論文，指定些簡單的詩給他們念，只舉行幾次容易的考試。這樣，我不久便被稱為一個好傢伙了。他們說我是校中一個最有知識和經驗的教授呢。校役不得不在我講堂的走廊加些特別座位，以便人家旁聽。可是我好學的心志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有一個職業。學校當局用不着再担心我的教授法了。我在學校中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傢伙啊！

糊塗集

蘇英

▲夜半起身大便，在馬桶上瞌睡，醒來天已大亮。

▲早晨匆匆出門，友人相皆大笑，低頭一看，方知穿了妻子的旗袍。

▲上電車，買了車票，查票來，遍尋車票不得，只好補票。

▲自來水筆裏是藍墨水，不知何時灌進紅墨水，變了紫墨水。

▲乘公共汽車到曹家渡，下車一看，眼前一片茫茫，已到了黃浦灘。

▲進浴室洗浴，浴畢出門，覺下體奇寒，撩起長衣一看，忘穿了袴子。

▲上飯店晚餐，待將打烊，菜餚尚未送來，怒而與爭，堂倌說：「先生還沒點過菜」。

▲有有人打來邀我到他家小宴，喜極。待公畢，將赴宴，奈當時未詢及彼係何人？只好空歡喜一場。

丈夫荒

羅一山

結婚不到一天的夫婦

在美國，男女嬰孩出世的數目雖則頗爲平均，但有希望有前途的好丈夫却漸漸減少了。這種缺少丈夫的原因，顯然不是生物上的，不過有一個生物上的因素却不可不說：就是男子的變化性較女子爲大。世界上的男天才比女天才多，這可由歷史得到證明；而同時男獃子也比女獃子多——這是每個女人都知道的。有缺點的男女無結婚的資格，須由總數裏扣起來。

可結婚的男子不夠分配的主要原因有三：（一）男子要和智能較低的女子結婚；（二）男子要和年紀較輕的女子結婚；（三）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不想結婚。

缺少丈夫的現象大多發生於受高等教育的女子羣中。根據各大學的調查，女畢業生終身不嫁者佔全數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這麼看來，最受這種影響的是受育教的女子。一般說來，社會所受的不利影響當然最大，因爲這些上等女子應當做母親才對。

現在的女大學生，多數預備在畢業後，做點事情。但他們的職業，大都是教師，看護，圖書館職員，和社會工作人員。在這些職業中，獨身的男子不多。如果女人入商界服務，她爲謀事業的進展起見，不得不和男子競爭，不得不養成一種專心職務的，遠離的冷淡態度，而這種態度是不利於愛情的產生的。

男子找老婆時，普通不願選富於辦事才能的女子，他們要找有誘惑性的女子，會諂媚他們的女子，使他們滿足虛榮心，使他們覺得高尚偉大。因此，辦公處的女經理也許有被請午餐的機會，可是只有一次而已。她在午餐時高興起來，或者會把從前在大學裏所讀的「現代哲學的主潮」搬出來大談一番，吃完時甚至强要付自己的賬，結果當然是從今以後須自己獨進午餐了。

在另一方面，那個沒進過大學的女打字員却不然。當男子請她去吃午餐時，她把一對亮晶晶的熱情眼睛，凝視着那男子說：「把你的身世告訴我，好嗎？」結果他當然會對朋友們宣傳道：「她不是甚麼了不得的美人，可是我們不曾碰到一個更會說話的女人呢。」

而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往往把理想標準定得太高；她也許覺得她的丈夫須有電影明星蓋博的漂亮，發明家愛迪生的天才，煤油大王羅基斐勒的富，和飛行家林白上校的勇敢。世界上沒有一個青年男子能適合這些標準。這女人找不到理想中的情人，照理是應當逐年漸漸把條件定得低一些的。可是事實上情形並不如此，她反而更喜歡吹毛求疵。結果她永遠找不到「相當的男子，雖則朋友們都說她很可以做個「賢妻良母」。

然而，最大的阻力也許是年齡。美國平均的結婚年齡是男子二十五歲，女子二十二歲。以大學畢業生而論，平均的年齡還要高一兩歲。多過一年，一般男女結婚年齡的相差率便也大了一些。據統計，二十五歲的男子和二十二歲的女子結婚，而三十五歲的男子却須和二十八歲或二十九歲的女子結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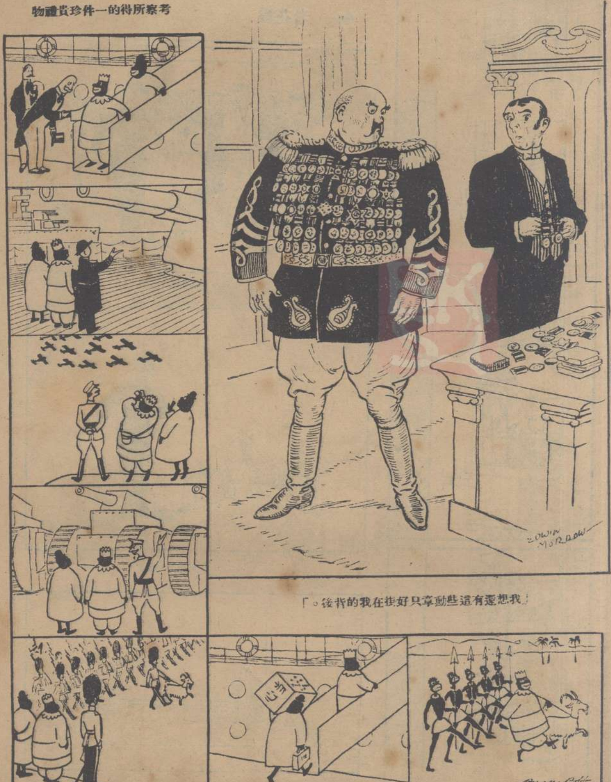
所以，女子畢業大學之後，如果想過幾年職業生活，賺一些錢預備結婚或償還舊債，那末她的結婚機會便日益減少。由統計上說起來，同她同年的男子不願跟她結婚，雖然我們可以找到許多例外。因此，女大學生畢業幾年之後，必須以大幾歲的男子做對象，可是到那個時候，這樣的男子多數已經結婚了。

都城人壽保險公司杜白林博士曾發表一種統計。據他說，普通二十歲的女子於十年內結婚的機會是二與一之比。三十歲的女子於十年內結婚的機會則爲一與二之比。所以許多上流社會的女子，不得不過着獨身生活。

如果受過教育的青年女子想要建立家庭，她們只有一條路可走。她們對這問題必須實事求是，及早準備做妻子和母親；她們必須跟年紀較大及同年的男子交際，預備於二十幾歲的時候結婚。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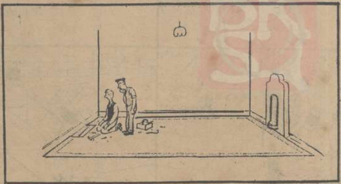
考察所得的一件珍貴禮物



愛花者 ←

「為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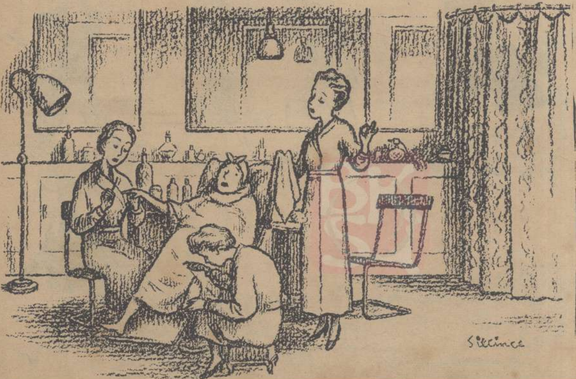
「那一個證人？」



「朋友！倘使你弄污了這地板，工資不要開大。」

滿圓德功

名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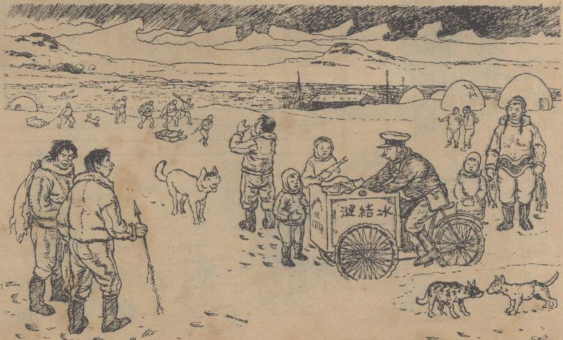
闊太太的起身

削足適履法

強盜：「你別怕！我所要的是這女子的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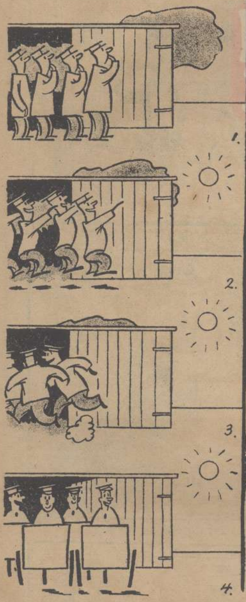
醫生對馬戲團的海豹：「你吞下去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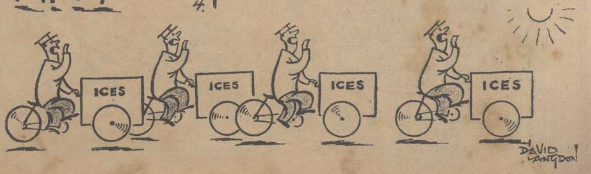
一個叛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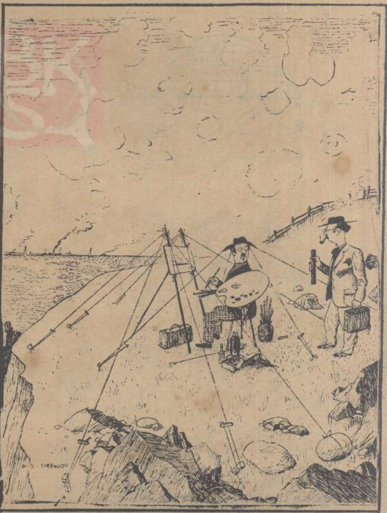


小販：「買一枝吧？它會使你暖起來！」

太陽與冰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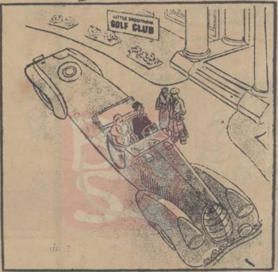




「我們在此地時常遇到暴風！」

「這種誠言，只能騙洋盤。」

犯人：「現在我反而感到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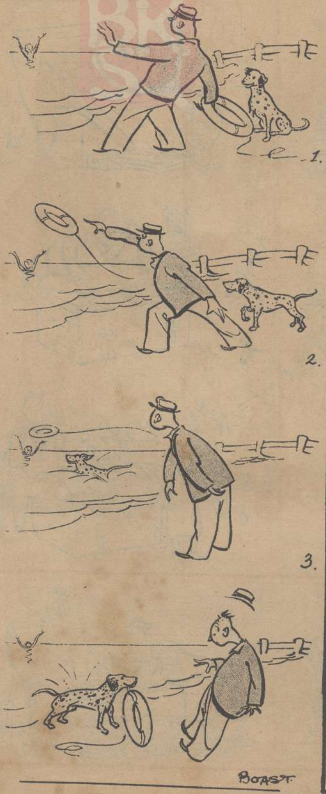
「對不起！這裏坐不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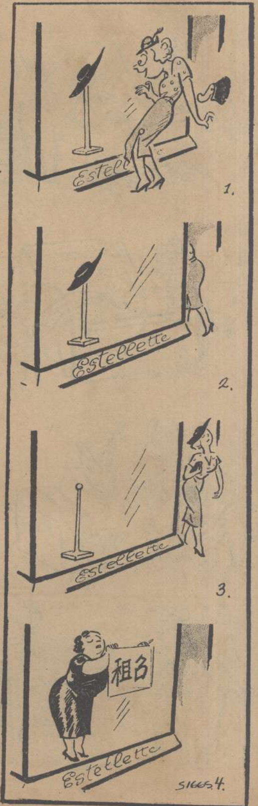
「我們兩個人從沒有聽見人家說我們分離過。」

爸　　爸

消閒者羣對開陰溝的興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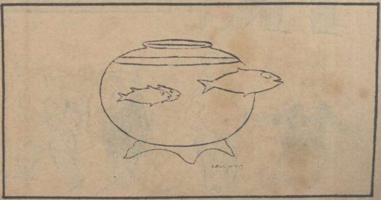
爸爸的塗胡


1.
2.
3.
BOAST.


1.
Estellette
2.
Estellette
3.
召租
Estellette
SIGGS 4.

三個魔術家的賭博

怎樣交賬？！



想入非非

聰明的推銷員

聰明的孩子

驗關

光榮

噴嚏

盜屍

王貽謀

現代出售死屍的事情，並不是沒有背景而突然發生，而是經過許多困難，打破許多傳統思想的結果。我們只要回顧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情形，就可以看出這種事情的起源——盜墓匪徒及出售死屍的流氓專靠死人吃飯的苦鬥經過。

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法律，對於外科醫校需要死屍以爲解剖研究，並沒有明文規定。只有少數已經正法的囚犯，才可以拿來應用。但是學校方面總希望使學生能多學習一點書本上得不到的解剖技術。因爲有了這種非法的需要，盜墓的匪徒也就應運而興。這種私運屍體的勾當，頗受醫學家的贊助；他們認爲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罪惡。但是社會的人士却極痛恨這種事情，以爲這是大逆不道，傷天害理的勾當。

從前盜墓的匪徒，都是些流氓惡漢；他們對於盜墓這種事情，似乎很有興趣。在今日他們早已銷聲匿跡了。考琦（Ben Crouoh）是幹這種盜屍勾當的英雄。他是個强有力的麻子臉的惡徒，好穿考究的衣服，嗜好珠寶。在一八一七年，這個奢華時髦的流氓，就把這種副業發展起來。在假磁牙未發明之前，人們鑲牙只好用現成的眞人牙，而盜墓匪就是供給這種需要的人。考琦和他們賊黨中一個名叫哈奈德（Jack Harnett）的青年，跟隨着西班牙和法國的軍隊去打仗。每打完一次仗，他們便在夜間偷偷地跑到戰場上出去，拔死人的牙齒，因此發了一筆小財。

在愛丁堡，這種盜墓的匪徒也曾盛極一時。其中最著名的要推梅瑞李士，斯潘和毛威德三人。他們的大名所以永垂不朽，是因爲梅瑞李士有一個驚人計劃：要等他姊姊死亡之後，把她的屍體賣悼。可是在他姊姊死亡的時候，他和斯潘與毛威德因爲十先令吵起架來。斯潘和毛威德兩人要把這個死屍據爲己有。梅瑞李士的手段比他們倆强得多，他很狡黠的等着他們倆把他姊姊從墳墓裏弄出來，然後裝做一個活鬼，頭上蓋着一塊壽布，大聲咆哮着，把他們倆嚇走。後來他又用同樣手段把他們從車上嚇跑。於是他就在天亮的時候，用這輛車得意洋洋地把他的「貨物」送到他的老主顧門上去。

這些以盜屍爲職業的匪徒，也遇到那種偶爾作盜屍勾當的人們的競爭，有些不肯花錢買死屍的外科醫學生，常常親自出馬去盜屍，把那僵硬的手臂盤在他們的脖子上，就這麼背着走，好像背着一個醉漢走路似的。

甚至那些成名的外科醫生，也常常幫忙去盜屍。有些人的身體成爲殘廢或長得特別高大或長得特別矮小。如果把他們的特徵研究出來，將來再有這些現象，也許可以預防，或是治愈。這種人死了以後，他們的屍體最爲科學家所垂涎。那些著名科學家的屍體，也同樣被各色各樣的盜匪騙子所垂涎，想要弄到手去出賣。

一七八〇年有一個怪人名叫白恩（CharlesByrne）。他是一個愛爾蘭的巨人。當時倫敦有一個最偉大的外科醫生韓特（John Hunter）想要解剖他的屍體。白恩自己也知道他將來是一個極有價值的解剖標本。但是他的頭腦很簡單，不特對於外科的進步沒有興趣，並且還厭惡它。他死於一七八三年，預先弄了一個鉛製的棺材要葬在海中，他自以爲這樣就可以使醫生不能解剖他的屍體，所以他很覺放心。他曾預先給了看守們一些金錢，請他們把他葬在海底。可是韓特賄賂看守們的金錢比他給的還多。韓特給了五百金鎊。在深夜的時候，他們這個巨大的屍體從屋子裏弄出來，放在馬車的坐位上。韓特和他的僕人坐在他的兩傍，免得使屍體搖幌不定。馬車轔轔地走着，載着這個可憐的白恩，走上他所畏懼的那種命運。白恩那副骸骨是保存在倫敦皇家外科大學裏，以作韓特爲名術而綁票的紀念品的。

此外還有比韓特更著名的盜屍者。他是愛丁堡人，名叫李士頓（「obert Liston）。他是一個不怕危險的英雄，他極喜歡偷盜死屍。在學生時代，他就幹過這種事情。他那種盜屍的才能和膽略，使後來許多學他的外科醫生崇拜得五體投地。

有一個小孩頭部特別巨大，因此引起了科學家研究的興趣。這個小孩死後埋在（Firth of Forth）附近。好幾個外科醫生公然宣佈要收買這個屍體。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盜屍賊差不多都跑到這兒來。但是這村莊的居民每夜都派着幹練忠誠的看守去守護着。然而李士頓比他們都高明。他與考琦合作。這兩個人自稱爲旅行家，在一天下午，從容不迫地驅車到這村莊裏來。他們倆停車和逆旅主人閑談，隨後在黃昏時溜到教堂的墓地內。這時看守們還沒有上這兒巡邏，他們倆就在村人和同業的敵人的前面，把死屍運走了。其餘的盜屍賊只顧在夜間前來活動，那知道夜間正是人家嚴密防備的時候哪。

因爲社會人士對於盜屍的匪徒，越來越怕，這些匪徒便發明了一個更有効的盜屍方法。在愛丁堡有兩個人叫貝克（Burke）和黑爾（Hare）專門引誘人到他們的寓所裏去，隨後把人悶死（這樣顯不出痕跡來）出售屍體。

後來社會人士對這種事情見解漸變，於一八三二年通過了一條外科醫生們早已期望着的法律，就是爲研究科學而收買的屍體，都認爲合法，並且規定了公開收買屍體的辦法。從此歷史上最可怖的盜屍勾當才消滅了。

預告：

本刊下期「漫畫劇專輯」，笑料豐富，請讀者諸君注意。

「呵！對不起！我要落下去呵！請你決給我買一個。」

送行

祺南

我善於送行，要我把這事做好可說是世界上最難的事了。這個於你或者也是如此。

在華德路送朋友赴伐克斯廳當然是很容易的事，但這很短的路程決不用勞我們的駕。祗有當某個朋友將上很長的旅程，一別就要好久好久，我們才會上火車站。愈是朋友要好，愈是路程長，愈是分別久，我們到車站也愈是早，也愈是感到悲傷。我們的悲傷正和事件嚴重程度與我們的感情成正比例。

在室中或門前分手時，我們能作很適當的告別辭，表現出我們眞實的悲傷，也不會講不出話，大家都很自然，不拘束，情緒也不十分緊張，這種分別是合乎理想的，大家爲什麼不都這樣做呢？一個將動身的朋友常先來一封信，說明天早晨不必到車站去送，而我們常充耳不聞，因爲我們知道他不十分誠實。假使我們果眞照他的話做，他一定要覺得奇突，實在他是希望再見我們一次的。我們恰好跑去而隨他的願望了。於是，啊！多麼無聊！雖然我們伸手過去，但彷彿完全沒有觸到什麼，也沒有什麼話可說，大家想凝視着，好像不會說的野獸向人凝視一樣。我們是來話別的，——啊！如此話別！我們知道這些朋友祇昨天一夜不見，大家沒有改變，但在表面什麼都不同了，這時大家情緒緊張，但祇是希望着車首鳴汽笛以了此一幕滑稽劇。

上星期的一個冷暗的早晨，我在奥士登送一個老朋友，他是到美國去的。

昨夜我們已經給他餞別，當時大家祇覺得不快和歡樂。以後也許要好幾年他才同來，也許有幾個人不會再相見，不要推想將來，姑且來慶祝過去吧。我們慶幸有這個朋友，同時又因他即將遠行而不快，這兩種感情如能表示得很明顯，便是個理想的送別了。

現在，我們是自覺的不動的站在月台上，而火車窗子所框着的是我們朋友的臉孔，但這好像是個陌生臉孔，——一個渴望着什麼的，呼籲着的，笨拙的臉孔。

「一切的東西你都有了麼？」我們中的一個問，打破了沈寂。

「是的，一切都有了。」我們的朋友說，並善意地點着頭「一切東西」他重復的說着，用了不經心的語意了。

「你將在車上吃飯了」我說。這話我已說過好幾遍了。

「哦，是的。」他確定地說。他繼續說這車將到利物浦。這事彷彿對我們很新鮮，互相閃着眼光。「牠在克里威不停呢？」一個問。

「不。」朋友簡捷地說。他似乎有些不耐煩。

接着是個長長的靜默。一個送客對朋友點了點頭，並勉强微笑說：「唔！」朋友也誠懇地報他一個同樣的點頭，微笑和單音語。接着的靜默是被一人的咳嗽所打破，這個咳嗽顯然是假裝的，但可藉以消磨時間。月台上的騷動漸行減少，但是沒有火車出發的信號——還沒有放汽。

我偶然發現在隔壁窗子前，有一個威嚴的中年人，正在同窗裏的年輕女郎誠懇地談話。他的側形於我很熟，那女郎顯然是美國產，否則由那動情的情景看來，我將猜他是她的父親了。我希望能聽到他說些什麼，我知道他定在作最動人的談話，他的注視似乎很仁慈，他好似有吸引力的？我站在這邊亦能感到他的吸引力，那吸引力亦和他的側形一樣，於我模糊地有些相熟，我在什麼地方受過這種吸引的呢？

突然我記起來了，那人是漢勃脫．劉羅氏，但是怎麼變得這個樣子了，給我末次見他以後。這是七八年之前了，在斯屈倫那時，（通常亦然）他失約，借了我半克隆（Crown）沒還。借錢是他似乎是一種義務。他很有吸引力，而他的吸引力怎麼使他在倫敦沒有得到發展，這在我一直是個疑問。他是個卓越的演員，又是個莊重的人，但後來他和別的演員一樣飄流到別省去了，於是我也和別人一樣不再記憶他。

這是很奇突的，隔這麼許久又看見了他。如今在這月台上，看來多麼發福强壯，不單在肉體方面，即他的衣飾亦使人難以認識。在昔日，他着了那假皮外套，好似一個開口閉得不好的燈籠罩，但現在他的服裝可說是富人服裝的模特兒，並且他穿得很合式，看來像個銀行家，被他送行是很可自傲的事。

「請站後些！」火車差不多要開了我揮手向我的朋友告別。劉羅氏並不站後，他緊握着那女郎的兩手。「先生，請站後些！」他服從了。但立刻走上前說了幾句最後的話，我想她眼睛一定有淚水了。他也含着眼淚看火車走出車站，直到得看不見，纔同轉身來。他看見

了我似乎很快樂，他問我這幾年躲到那裏去的，同時還給我半個克隆，好似昨天借的一般。他勾着我的手臂，拉着在月台上慢慢地走，說他怎樣歡喜讀我每星期六的戲劇批評。

我隨即說起他好久好久沒上戲台了。他說：「是的，我現在不再上戲台表演了。」他說時着重「戲台」兩字，我就問他那末在什麼地方表演。「在 Platform（月台）上。」他答。「你的意思是說在音樂會上表演麼？」他微笑了，「我所指的 Platform是這個。」他用手杖敲着地。難道他的暴富把他改變了麼？他看來很健康啊！我要求他說得詳細些。

他給我一枝雪茄，並點着了火，同時說：「我想你剛纔是送一個朋友的吧？」我點點頭。他問我：「你猜我剛纔做什麼的？」「你是和我做同樣的事啊！」「不！」他鄭重地說，「那女郎並不是我的朋友，我今天第一次遇見她，還不到半小時以前，就在此地。」他又用手杖敲着月台。

我說我給他弄糊塗了。他微笑道：「你聽見過英美交際局沒有？」「沒有。」他給我解釋說每年路過英國的幾千美國人中，有幾百人是沒有英國朋友的，以前他常常帶介紹信，但英國人不好客，所以那介紹信一點用都沒有。「於是」，他接着說「A.A.S.B.（英美交際局的縮寫）就得其用了。美國人是善交際的，大都有很多的錢化用，A.A.S.B.供給他們英國朋友，酬金一半給那個朋友，一半歸 A.A.S.B.。唉！我不是董事，否則我眞變成富翁了，我僅是個被雇者，是送行者，但即此我亦很舒服了。」

摸特兒：「藝術家！我的一處傷痕不是那里呵！」

我要求他再講得清楚些。他就說：「許多美國人在英國沒有朋友，但可以有人送行。送一人酬金五鎊（美金二十五元，）送二人以上八鎊（美金四十元），他們把酬金送到英美交際局，說明動身日期及服裝等標記，使送行者在月台上可以找到，於是他們就可以有人送行了。」

「但是這個值得麼？」我喊說。「當然值得的！」他說：「這可以使他不致感到『若有所失』，他們可得車上侍者的尊重，不致被其他旅客所輕視，在他本身亦很有趣。你剛纔看見我送那個女郎，你看我做得不像美麼？」「像美極了。」我承認。「我羨慕你，要是我——」「是的，我可以想像，要是你，從頭到脚都要顫動，表情呆板，並嘗試着作謊言，我知道；我在未研究以前也是如此，但我有這職業必經這初步的。我現在還不能說十全十美，還有些臨時嚇怕。在火車站上送行要算最難，這個你大概也有經驗。」「但是我不想做這事。」我生氣地說，「我是眞的被感動了！」「我亦如是啊！孺子，做這事沒有感情是不行的，你沒有看見我眼裏的眼淚麼，當火車開行時？我沒有逼牠們出來，我告訴你，我是被感動了，我敢說你亦如此，不過你不能抽出眼淚來證明，你不能表明你的感情，換句話說，你不會做，在任何地方，」他語氣轉得很和氣，「不僅是在火車站上。」「你教我！」我喊。他注視着我，最後他說：「好，送行李是過去了，我教你就是。我已經有許多學生；那末，」他一面說，一面查閱一本精美的日記簿，「我可以在星期二和星期五教你兩小時」。

我承認他的薪金是很高的，可是我並不眼紅！

羅素之語妙

英哲羅素Russell爲文多妙語。他批評柏格森 Bergson 說：柏氏之書，沒有什麼不健全的理論可以指摘，因其中無理論之可言。

理想之中國電影劇本

近來有人偏編一齣戲，名字就叫「江湖大俠火燒故都」。將來此劇公演時，定見風行一時，因其既「江湖」，又「大俠」，又「火燒」，又「故都」，能冶衆美於一爐也。

形而上學

某大學上哲學課，教員以形而上學問某生。某生曰：「此必由上之透視學也」。可實證之。先生不見今之男性，每見異性必細察其踵至脛，脛而股，股而……上

名字的見解

某詩人做西裝於靜安寺路之某西服店，與店主道寒暄。詢以尊姓大名，店主曰：王繼陶。詩人曰：「好極，三『畫之』王，繼續之『繼』，必陶淵明之『陶』矣！」店主曰：非也是陶朱火之『陶』。」詩人默然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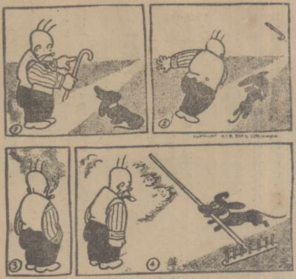
柏拉圖之幽默

照柏拉圖（Plato）的說法，幸而人的腸子是彎曲的，消化作用因之遲慢，要是人是直腸動物，那末一天吃飯到晚，當然無暇運用思想了。

吹打

我以爲中國人學西洋人，不但得其皮毛，學得最像的，反是吹打，你不聽見做買賣的從大公司以至於賣舊銅鐵的，都是大吹洋號？你不聽見高大官高大商大打高而夫嗎？誰家結婚，誰家出殯，都需要西洋式的吹打。

現在最摩登的吹打，當然是地道的西洋招牌。



訓練

借火柴

亞伍

你也許以爲在路上借火柴是一件簡單的事。可是隨便那一位試過的人，都會告訴你這事並不怎麼簡單同時情願發誓，說我那天晚上的經歷是確實的。

我站在馬路轉角，手裏拿着一根想點的雪茄煙。我沒火柴。我一直等到一個平常臉孔的規距男子走過來。於是我說：

「對不起，先生，你可能借我一根火柴？」

「火柴嗎？」他說，「可以可以。」於是他就解開外套的鈕子，伸手到背心袋裏去。「我記得有的，」他繼續說，「我記得是在底下袋裏——咦，不對，大概是在上頭，——等我把這幾包東西放在行人道上。」

「嘎，不要麻煩，」我說，「一點也沒有關係的。」

「呵，不麻煩，一會兒就有的；我記得這裏一定有的。」——他說時用手指挖着衣袋——「不過，我平常不是放在背心袋裏的——」

我看出他在生氣了。「唔，不要緊，」我抗議道，「要是你平常不是放在背心袋裏的，呵，讓它去好了。」

「等一等，等一等！」那個人說，「我有一根在這兒。我想一定是在錶裏的。咦，不，也不在那裏，等我外衣上來找看。那混賬裁縫把衣袋做得手也伸不進去！」

現在他已經費了不少力氣了。他丟下手杖，咬緊牙根，拚命在袋裏搜尋。「那一定是我那可惡的小孩」，他咆哮着：「一定是他來摸搜我的衣袋。媽的！回家不打他一頓不相信。喂，我想一定是在褲袋裏。請你把我外套後襟拉高一下，讓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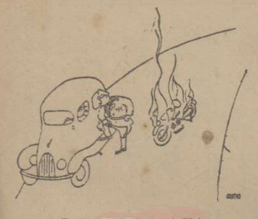
「用不着，用不着，」我再度抗議，「不要這樣麻煩，其實一點也沒有關係。不必脫外套啦，嘎，請你不要把信跟那些東西丟在雪地上，不要拉破你的衣袋啦。嘎，求求你請你不要踐踏外套，不要踏破那些包裹啦，我真不願意聽你用那特別的埋怨聲罵你的小孩。喂，不要——請不要這樣把你的衣裳亂拉亂扯啦。」

那個人突然發出一聲快樂的喉音，從褲內舉起手來

「找到了，」他喊道。「在這裏！」於是他抽出來在燈火下看。

原來是一根牙籤。

我一時氣昏，把他推到電車輪下去，自己跑開了。



「朋友！救火會在那裏？」

漫畫半月刊

創刊號

每冊一角

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證第三三六號

廿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每月五日 二十日發行

主編者 張鴻飛
發行者 翁南翔
出版者 國泰公司出版部 上海溫州路八號 電話九三六七一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價目	
甲等	底封面外	全頁二百元	半面不登
乙等	封底面內	全頁一百五十元	半面不登
丙等	文字版	全頁一百元 半頁五十元	1/4 卅五元

長期酌量優待　圖畫製版按價照加

定閱價目

冊數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國內	二元	一元
國外	三元二角	一元六角

寄費國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賀片界之新貢獻：

漫畫賀年片

漫畫家張鴻飛設計

國貨之寶 ● 藝術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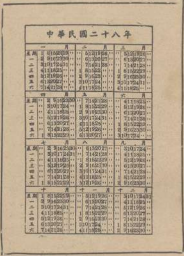
紙張顏料……完全國貨

漫畫生動……皆大歡喜

附有日曆……一物數用

留作紀念……仕女恩物

背面



正面

中國人賀年請用國貨賀年片

【各大公司書局商店等均有代售】

上海四馬路石路聚源坊四號

現代美術社發行

電話九六七四九

週刊巨擘

奇妙觀

——每逢星期六出版——

一九三八年出版界之新萬花筒
別創一格之綜合趣味圖畫刊物

內容五花八門包羅萬象：
噱頭、衆生相、獵奇、遊戲・
電影、戲劇、跳舞、性知識・
形式編排，特殊醒目；
印刷紙張，異常精美。
封面三色版名貴銅版紙精印，

——零售每冊一角，全年連郵五元。——

國泰公司出版部發行
上海溫州路八號
電話九三六七一

以珍貴之鯨腦為主要原料

鯨腦香脂

——一物兩用——

美容與美髮

吾人之膚髮，經不同氣候環境之侵襲，日曬雨淋，空氣內之黴菌，無形中加以傷害，於皮膚則容易皺老，粗糙而黯黑，於毛髮則摧殘生殖機能而脫落。若用『鯨腦香脂』敷膚搽髮，其滋潤力及禦寒性尤為特强，故所有不良之侵襲，均被撲滅無遺，於膚髮之保護尤為週密，且加强天然之營養力，而終年如故。蓋本品內含有下列各名貴製劑，因而本品不獨為化粧品之光榮貢獻，亦為潤膚烏髮之唯一香品。

試用：附郵一角即寄

克士公司監製
總經理福司洋行
發行所 溫州路八號 電話九三六七一